



小說組

佳作



得獎人／許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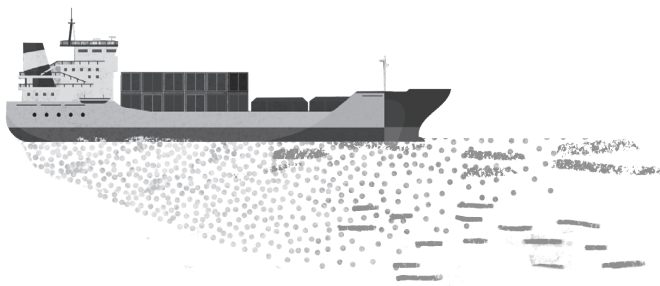
簡歷／1966 生於高雄市。現任教於東華大學華文系，並兼楊牧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古典文學及楊牧詩學。

得獎感言／這篇是七年前的舊作、生涯第二篇完成的小說（第一篇遠在大學時代）。原先創作的想法，純粹只覺得在文學系教書，好像應該具備一些創寫作的經驗與能量，所以就試著練習寫。寫完後，自覺實在不怎麼樣，不僅離我的同事吳明益甚遠，也比不上自己的學生，所以就靜靜擱在電腦中不見天日。前陣子整理電腦檔案發現，或許是年紀大了不怕出醜，所以拿出來報名文學獎，不意竟獲得評審的青睞，真是感謝。這也給了我未來繼續寫作一點信心。



曲球

小說組 • 佳作／許又方



球 手中轉著轉著，李區總覺得這顆球似乎比較輕，至少不是他之前熟悉的重量；又或者，不是比較輕，而是……，反正就是說不出來的怪。球皮上用特殊顏料做了一個記號，他知道這跟即將走進打擊區的對手有關，因為這名已在大聯盟打滾 19 個球季、宣布本季結束就要退休的老將，生涯全壘打記錄已經來到六九九支，且即將創下單季七十四轟的記錄，接下來只要輪到他打擊，聯盟就得換上做了記號的球，以免差勁的球迷佯稱撿到他擊出的破記錄全壘打，拿顆一般的球魚目混珠兜售騙錢。

愈是轉動，李區就愈是確定這顆球不尋常。今年球季伊始，聯盟每場比賽的平均全打壘數較去年足足多了 0.6，換句話說，每天十五場例行賽會增加 9 轟，按照這種速率，今年球季 2430 場比賽打完，聯盟的全壘打總數將比去年多出 1458 支。這個數字引起很多「看門道」球迷的注意，有人甚至把本季撿到的界外球拿去做科學分析，信誓旦旦地說今年的球比去年聯盟用球的彈性係數增加了 0.03；這個數字若在平常比賽條件不變的狀況下計算，將使球的飛行距離至少增加 5 公尺以上，全壘打機率則昇近 3 成。他們說這是聯盟的「陰謀」。當然，官方對這些質疑與指控一概否認。

李區邊轉動手中的球，邊想著網路上那些關於球的論辯，原本緊張抖動的雙腿此刻竟因想得出神而不再感到疲軟。打者緩緩走出休息區，伴隨著出場樂——老電影《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的主題曲，觀眾席上引起一陣騷動，有人高喊他的名字，有人大叫「全壘打」，當然也有敵隊的球迷不斷發出噓聲，一位身穿李區球隊 T 恤的小球迷甚至用力抖動手中的海報，上頭寫著「你用類固醇，騙子！作弊！」但知名球星架勢就是不同，他對喧鬧聲似乎充耳不聞，似笑非笑地踏進打擊區，先用球棒輕觸捕手的護膝示好，同時向身後的主審微微頷首，然後用左腳鏟了鏟打擊區內的紅土，右腳跟著跨進打擊方格內，熟練地踩在框線的最後緣，輕揮幾下球棒準備打擊。

李區停止轉球，雙眼凝視著本壘板。捕手側過頭去看了看一壘邊的休息室，投手教練摸了摸臉頰，又摸了摸鼻子，傳達總教頭的指示。捕手回過頭，右手藏在胯下，略顯遲疑地伸出食指與中指。李區覺得納悶，這是下沉球的暗號，他最不得要領的球路，最多只能偶爾當配球用，混淆一下打者的節奏。教練團理應有他投球的所有數據才對，那麼他們必然知道，他投這種球被安打率高達3成8，其中有一半是全壘打，而且幾乎都是遭右打者轟出的。

就在遲疑的剎那，打者似乎看出了什麼，舉起右手向主審喊了暫停，左腳稍微退出打擊區，銳利的雙眼則仍盯著投手丘上的李區。李區像是上課偷吃糖菓被老師逮到的小孩般，心虛的表情從髮尖到腳底徹底暴露，原本停止抖動的雙腿此刻又開始不聽使喚。雖然他今天才忽然被叫上大聯盟，但其實他已在小聯盟磨練了快六年，根本不算是「菜鳥」了，但面對全場超過四萬名球迷，將近一百分貝的吵雜聲依然令他不禁頭皮發麻。

打者重新站定位，捕手依然堅定地比出二根手指，並且蹲得更靠近打者內側。李區無從抗拒地舉臂、抬腿、跨步，用盡全身力氣揮臂投出一顆下沉球。球才出手，李區便覺不妙，這顆球根本沒有下沉，彷彿底下裝了浮板般平滑向本壘板的正中央，清脆的一個木頭敲擊聲後，這顆球在全場驚呼聲中痛苦地朝著左外野的全壘打牆疾飛而去。李區呆望著天空那道灰白的影子，一顆心幾乎跳出嘴巴，接著是全場的嘆息聲，站起來的觀眾慢慢地坐了回去，三壘審則高舉雙手，大喊「界外！」

「原來球速慢也是有好處的。」李區邊喘口氣，邊在心中自我調侃，「如果他揮棒速度放慢點，我的名字就要跟他的全壘打一起寫進歷史了。」驚魂未定的他拈了拈手中的止滑粉，刻意繞了一小圈才重新站回投手丘，藉以緩和一下緊繃的感覺。一切重新再來，球數是一好球。打者依舊冷峻地盯著他，捕手還是先看了看休息區，還是比出了食指與中指，還是蹲到打者內側。李區的困惑更深了，但既是菜鳥，他別無選擇，只好又奮力投出一顆下沉球。不同的是，這次他出手時，刻意加重手指的壓力，希望讓球可以旋轉得更尾勁、更會跑。

目的似乎是達到了，這顆球的確出現明顯橫移的軌跡，但並不怎麼下沉，反而愈靠近本壘，它卻愈是向打者頭部疾馳而去，李區幾乎驚駭到想用手套遮住自己的眼睛，他腦子在千分之一秒內已閃過無數次可能的結果：「準名人堂的打者在可能是生涯的最後一個打席遭到球吻，永遠失去締造單季七十四、生涯七百轟歷史記錄的機會」；「球評甚至認為這是『世仇』T隊的報復陰謀，因為打者在國會調查使用禁藥的聽證會上為求自保，咬出T隊的主砲長期施打類固醇」……。他甚至想到將近一百年前那個才剛結婚且準備退休，卻不幸被一顆觸身球擊中頭部身亡的查普曼；而李區自己則是被球迷攻訐、比擬為用球砸死查普曼的「獵頭者」梅斯一類的棒球敗類，故意攻擊「偉大」的打者，從此在棒球史上留下惡名。

一幕幕恐怖且誇張的畫面向他襲來，李區差點因此腿軟而跌坐在投手丘前。但他忘了，他面對的打者是個已在大聯盟闖蕩近二十年的老手，現在的球場也早已不是百年前那種沒有照明的昏暗景況，更別提不可能再有投手會吐煙草汁在球面上了。老鳥對手彷彿有先見之明般，就在球即將打中自己頭盔側緣前，他身體迅速後仰，像貓一樣極致展延身軀向後輕躍，在全場驚呼聲中，優雅、輕鬆地躲過這看來劇力萬鈞的一擊。

打者故意用不悅的神情斜睨著李區，主審在第一時間已經熟練地快步跑到本壘板前，順勢擋住投、打之間的路徑，以避免可能的衝突；捕手則是輕輕拍了拍打者的背，示意他別放在心上。同時間，三壘看台上傳來一陣罵聲，一名體重看來足足有一百五十公斤的胖男還來不及吞下口中的熱狗，邊噴肉渣邊大聲咆哮：「他X的，你想殺人呀！你媽媽沒教你怎麼投球嗎？滾回小聯盟去吧！娘……」最後一個字還來不及吐出，胖男便慌亂地用左手猛捶自己的胸口，圓滾滾的臉頰則在瞬間漲成了豬肝色，表情扭曲痛苦已極，顯然是被熱狗噎到了。身旁一位看來更肥壯的男子趕緊重拍他的背部，有人則急著向球場安全人員喊叫，頓時間看台上鬧成一片。

李區緩緩走回投手丘，每一步都顯得吃力。他並不在意，或說根本完全對胖男的叫囂毫無知覺，他只是驚魂未定地想著先前腦海中浮現的畫面，特別是他似乎清楚看到百年前查普曼倒地瞬間的實況。關於查普曼的

事，李區全得知於他那熱愛棒球的父親。他的父親原是一位老師，妻子過世後遁隱鄉間務農為生，在自家穀倉前整理出一小片空地，剛好足以用來跟李區玩傳接球與打擊練習。小學三年級，李區加入學校的棒球隊，由於天生協調性佳，立即被教練視為值得栽培為主力投手的璞玉。某次在學校模擬比賽時，李區不慎對一位隊友投出了觸身球，造成對方鎖骨破裂，心裏因此非常沮喪難受。

「孩子，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回到家後，他的父親這麼安慰李區。

年僅十一歲的李區天真地問：「爸爸，難道球場上有人故意拿球丟人嗎？」

父親於是跟他說了查普曼的故事。

「那個投手為什麼那麼壞？他害死了一個人。」

「我不確定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的名聲一向不好，大家給他一個恐怖的外號，叫『獵頭者』。因為當年的比賽規定投手不能將手舉高超過肩膀，因此他便採用下勾方式投球，球路會往上竄；加上當年球場還沒有現在堆高的投手丘，所以為免球在重力的牽引下太早下墜，他出手時的角度的角度就會刻意拉高，這樣一來，球就很容易接近打者的頭部。」

父親接著說：「我猜他當時可能只是想嚇嚇查普曼，讓他退開本壘板一點，現在很多投手也會這麼做。可惜的是，當天天色較暗，場地沒有照明設備，那時候的馬皮球又十分昂貴，必須用到破損不堪後才會換新球，而且每個投手都習慣在球面上吐菸草汁，使得球變得非常髒。你可以想像，這麼髒的球在昏暗的光線下不容易看清楚，等查普曼發現時，已經來不及閃躲了。」「哦，對了，那時候打者也還沒有像現在的頭盔可以保護他們呀！」

「他可以不必這麼做的！」李區澄澈的藍眼中射出一道既疑惑又憤怒的精光，「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而且，他一定是故意的，因為爸爸你也說他的名聲並不好！」

「孩子，我不確定他是否故意用球丟查普曼，雖然他曾經多次對打者投出觸身球，包括在跟一位非常有名的打者互罵後，直接把球丟到他的手腕上。但那是因為打者的名聲也一向不好，他擅長跑壘，經常故意用釘鞋刺傷守備球員。所以兩個人對上了就互看不順眼。至於查普曼，也許只是一個意外，我並不確定。」

李區憤怒的眼神中乍現幾絲迷惘：「為什麼他們要故意用球丟人或用釘鞋踢人呢？打棒球可以這樣嗎？」

父親伸手摸摸李區的頭：「孩子，也許他們是為生存才這麼做吧？他們必須靠打球生活，也許認為這樣可以讓自己看來強悍一點，就像森林中的獅子與老虎，必須強悍才有辦法存活。」

「那你覺得我也應該這麼做嗎？」

「不，孩子，別人這麼做，並不表示你也該學習他們。球場如人生，有善也有惡，雖然善惡有時未必容易分辨。如果你覺得某些人的行為是不好的，那麼就隨時提醒自己不要那麼做。忠於自己的信念。」

讀大學後，李區偶然讀到一首詩，知名的詩人將他認為值得懷念的往昔職棒明星，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名，一一予以頌讚，其中那位愛以釘鞋刺人的球星赫然在列。詩人這麼歌詠他：

C is for Cobb (C 代表卡布)

Who grew spikes and not corn, (他生於釘鞋而非玉蜀黍)

And made all the basemen (且令所有的守壘員)

Wish they weren't born (後悔走上世間路)

這樣具爭議性的球員應該被歌詠嗎？其中有著善或惡的意蘊嗎？攻讀哲學的李區忽然有點迷惑了。

「忠於自己的信念」，這句話雖屬老生常談，對李區而言卻甚具激勵性，因此多年來一直奉為圭臬。他早已看慣球場上那些光怪陸離的事，從小學一直到大學，乃至加入職棒，李區始終堅持打「好球」的信念，不用禁藥、不在球上動手腳，更別提蓄意用球砸人了，這些事在他看來都是對棒球運動的褻瀆，有這些行徑的人不配稱為棒球人，即使成就再高，也不值得尊重。記得有一次全國大學聯賽，敵隊投手不斷用近身球威脅李區的隊友，中心打者甚至被一個直球擊中腳脛骨，當場痛苦倒地。李區在第八局上場救援，教練團示意他向對手報復，他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只是用了六、七分力朝打者屁股丟了一個「應該不會太痛」的溫吞直球。結果還是引發了雙方板凳清空，打者早有準備地在瞬間衝向投手丘，亂拳將李區狂揍了一番。衝突過後，李區跟幾個動作較激烈的球員都被驅逐出場。但賽後隊友並未特別嘉許他，反而抱怨李區太「軟蛋」，說他應該卯足全力往那個混蛋的光頭丟去才對。

這件事讓李區贏得「軟蛋」的外號，對照他相較於一般粗獷的巨漢球員明顯蒼白而秀氣的身形，這個綽號在棒球圈內人聽來多半覺得「很配」，因此不管走到哪裏，都會有人這麼稱呼他。對他好一點的教練或隊友會稱呼他「清教徒」或是「童子軍」一類既恭惟又帶點挖苦的字眼。

李區對「軟蛋」的稱呼當然在意。那場亂鬥後，他向臥病在床的父親吐露心中的委屈，爸爸用一貫慈祥的口吻跟他說：「孩子，東方的哲人有句名言：『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挖空心思攻擊別人並不是強悍，反而是懦弱的表現。如果你能忍受別人的嘲笑，繼續堅持當自己，那才是真正的強悍。」

父親的話對李區永遠都像一劑強勁的身心大補帖，能瞬間讓他從萎靡彷徨的窘境中鏘然重生。其實，李區之所以近乎歇斯底里地畏懼（正確來說是痛恨）觸身球，是因當年爸爸在告訴他查普曼「才剛結婚就被球砸中致死」時，眼神中明顯帶著哀悽。媽媽去世後，父親哀痛欲絕，李區有好幾次夜裏睡不著，都隱隱聽見爸爸房間傳來刻意壓抑的啜泣聲，爸爸也幾

乎天天都到位於農場內的母親墳前呆坐良久，這種情形持續了好幾年，甚至直接影響了父親的健康。那時他心裏清楚意識到，爸爸之所以對查普曼的死眼露哀悽，應該是想到他才新婚不久，妻子便立即失去摯愛的丈夫，她的心情，必然也跟爸爸失去摯愛的妻子時一樣痛苦，或甚至更為心碎。查普曼為人如何，李區不可能知道，但僅僅因為父親這瞬間流露的真情，他便對查普曼寄與無限的同情，同時也對蓄意的觸身球徹底敵視。

比賽恢復進行，被熱狗噎到的胖男此刻委頓地癱在座位上不停喘息，原本漲成豬肝般的肥臉稍稍回復正常血色。打者冷峻的眼神多了幾分輕蔑，但似乎少了一些敵意。捕手看完休息區後，比出的暗號讓李區簡直不可置信，「還是內角下沉球，為什麼？有這種配球的方式嗎？」李區喃喃自問。他想起爸爸生前的叮嚀，決定不服從捕手的指令。於是他輕輕地搖搖頭。

捕手略感驚訝，但李區根本看不到他護罩下的表情；他決定再比一次下沉球的暗號，李區仍然搖搖頭，而且動作更形明確；這時捕手顯然有點不悅了，將食指與中指用力伸出，但李區還是不為所動。打者早已不耐煩地再度退出打擊區，捕手則在同時間快步跑向投手丘，摘下面罩語帶不悅地說：「這是教練團的指示，你必須遵守！」李區則淡淡地回他：「我不想投下沉球，那不是我擅長的球路，你是知道的。」捕手用手套摀住嘴低聲喝斥他：「我管你他媽擅長什麼，照指示投就是，不然你就滾出投手丘。」說完氣沖沖掉頭往本壘走。

李區無奈踏上投手板，做完預備動作後將球投出，但軌跡並不是下沉球！球出手後，末段忽然大幅減速，向著打者外角下方墜落而去。

二

羅里看著從未照面的新投手跑向投手丘，他一邊拎起球棒，一邊看著打擊教練的球探報告：「李區，右投。去在 3A 被右打者打擊率 0.261；對左打者為 0.193。擅長球路：曲球（變化幅度驚人），經常作為對決球種，使用率 50%。四縫線直球時速約一四二公里，使用率 20%。變速球使用率為 28%。下沉球使用率 2%（配球用，被全壘打數偏高）。」羅里對著打擊教練說：「所以是名菜鳥，擅長變化球，……。」打擊教練點點頭，帶著提醒的口氣：「小心他的曲球，聽說非常厲害。」

其實羅里心裏有譜。

今年是他生涯最後一個球季，他知道縱使還有球隊要他，但長期積水的左腳膝蓋早已不聽使喚，他是靠藥物才撐到現在。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即便是深遠的安打，他也多半只能勉強跑到一壘。他之所以還能留在先發，主因長打能力仍在，全壘打及打點持續在聯盟領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超級明星，在景氣低迷與三年前再度爆發的職棒球員罷工事件雙重打擊下，近二季入場觀眾數至少降低了 30%，若非他與 S 隊另一位球星競逐單季 73 轟記錄的帶動，恐怕聯盟的票房將難以起死回生，說他是職棒的「救星」，應該不算誇張。

而這最後球季對他而言，卻出乎意料地神奇，全壘打一支支出現，最誇張的是他曾經單場轟出四發，追平聯盟記錄。累計迄今，出賽 160 場他已轟了 73 發全壘打（過去單季他最高記錄也不過 49 轟），只要再一支，便可締造生涯 700、單季 74 的偉大記錄。對於這一季神奇的表現，外界多半歸功於困擾羅里一年多的強暴未遂案終於落幕；而在聽證會上坦承自己曾經使用 PED（Performance Enhancing Drugs，運動加強藥劑），並「配合調查」抖出更多現役球員靠此物「加料」，讓羅里得以逃脫被長期禁賽的處分，當然也至為關鍵；另外，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即將梅開三度，迎娶身材火辣的超級模特兒……等等。至於羅里本人，他心裏其實說不上來為何今年表現特別突出，只覺得球似乎比較……，想到這裏，他先是頓了一下，接著又彷彿某種強迫意念襲上心頭，阻止他繼續往下想；至

於他的經紀人幾天前曾經給他的某些「暗示」，也只是在腦際如光速般閃過，便立即從他想歸納的因素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雖說他今年球季打得火熱，但最近六場比賽、廿個打席，羅里卻僅僅只出現一支全壘打，而且愈靠近破記錄的 74 轟，他打擊的手感就愈冰冷，不僅連續 15 個打席沒有出現安打，甚至被三振了 11 次。球評大多認為這是「破記錄癥候」，純粹是心理壓力導致。但羅里自己並不這麼想，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自己並不感到任何焦慮，只是身體疲勞罷了。

某種程度而言，羅里並沒有說謊，因為他未必那麼在乎打破記錄。

今天是羅里本季、也是生涯最後一場比賽。開賽前，他自覺狀況良好，向記者表示大有機會設下「羅里障礙」。前二次打席他都差一點就達標，球都擊向左外野最深遠的地方，卻都因這座球場實在太大，加上逆風，遂硬生生被外野手沒收。說也奇怪，自從他擊出本季第 74 轟後，不管他到哪個球場比賽，左外野看台區總是空蕩蕩的，只有零星幾位觀眾。今天也不例外，與其它各座位區幾近爆滿的狀況相較，顯得格外詭異。

走到打擊區邊，羅里先是觀察菜鳥投手的練投狀況；看台上傳來歡呼聲與些許噓聲，他假裝完全不在意，專注聽著專為他播放的出場音樂〈大雨不斷落在我頭上〉（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這是 1969 年由知名影星保羅·紐曼（Paul Newman）及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主演的經典電影主題曲。羅里之所以自選它當出場曲，主因他既喜愛這部電影裏頭主角那種視死如歸的勇氣，同時更喜歡歌詞中所呈現的自信與墜達：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大雨不斷落在我頭上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但那並不表示我很快會紅了眼眶

Crying's not for me

我不會哭泣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我絕不會用抱怨來讓雨停止

Because I'm free

因為我是自由的

Nothing's worrying me

沒有任何事令我憂慮

當然，有時人們會嚮往某種情境，往往表示他心裏正有此匱乏。事實上，面對球迷瘋狂的吶喊與歡呼，羅里既感到驕傲，亦覺得輕蔑，他認為自己的成就足以贏得人們如同臣服於帝王般的奉承，卻又瞧不起這些球迷（看台上那個滿嘴熱狗渣、跟著歡呼大叫的胖男，尤其令人嫌惡），因為他們根本不懂棒球，只是隨著追星潮流瞎起鬨罷了；至於那些噓他的人，特別是那個手上拿著「騙子」海報的小男孩，羅里強制壓抑心中的惱怒，佯裝一無所見，但心中卻滿是鄙夷，「死小孩，你懂個屁！老子可沒有一個像你一樣的爸爸，可以花大錢帶你來球場閒看閒吃閒聊別人八卦！你懂個屁！」這個念頭反覆在他心頭遊走，久久不散。

就在此時，羅里瞥見小男孩後邊的另一位更小的男童手上拿著另一張海報，上頭寫著：「告訴我這不是真的，喬！」（Say it ain't so, Joe）。

「喬」是羅里的本名，剛好與百年前「黑襪事件」（Black Sox）被控打放水球的明星「無鞋喬」（Shoeless Joe）小名相同。據說當年無鞋喬在接受審訊後步出法庭，一位男孩曾含著淚問他：「喬，這不是真的，對不對？」如今相隔百年，另一位男童也這麼向羅里發問。羅里胸口隱隱起伏，他不敢正視那位男孩的眼睛，只能低著頭裝沒事地走向打擊區。

八個球練投完後，裁判高舉雙手，羅里分別向捕手及主審示意，然後站定準備擊球。菜鳥投手專注看著捕手暗號，似乎略顯遲疑，羅里的老經驗立即看出端倪，於是他故意喊了暫停，這動作其實是為了擾亂投手的節奏與心緒。這招顯然奏效，暫停過後，菜鳥投出的第一球明顯偏高，羅里

像鷹隼鎖定獵物後急竄而下般快速揮動手中的球棒，一聲清脆的響聲引發全場騷動，觀眾紛紛站起來望向右外野，不少急性子的球迷已經迫不急待舉起雙手準備歡呼；羅里則是站在打擊區內盯著球飛向外野高高豎立的標竿，完全沒有向一壘移動的打算，彷彿在欣賞自己創造的偉大藝術品般，表情嚴肅卻志得意滿。只可惜，球卻愈飛愈向左飛野邊線偏斜，2秒鐘後，終於落到界外區的看台，觀眾席傳來一片惋惜聲，當然，與些許叫好聲。

羅里不免失望地重回打擊區，但他刻意不露聲色。對他而言，或許破記錄並不那麼重要，但想到能因此永遠垂名大聯盟，也算是可以向人擺譜的扁事。

菜鳥投手看完捕手暗號後，依舊略顯狐疑地舉高雙手準備投球。這時，羅里在不到百分之一的瞬間瞥見二壘手似乎重心向右腳偏移了一些，立即意識到投手將會把球投向他的內角。自從當家二壘手離隊後，這兩年來T隊一直找不到適當人選替補，只好勉強從3A叫來一名打擊還算不錯的菜鳥頂住內野大關，卻也因經驗不足，一個細微的動作就讓在大聯盟打滾近20年的羅里看出破綻。也還好羅里早已成竹在胸，所以當他發現這顆二縫線速球的路徑幾乎朝他身上襲來時，很快便能弓縮身子躲過。一切都在他掌握中，球根本不可能丟中他，但他仍佯裝不悅的樣態，故意惡狠狠瞪了投手一眼，原因只是為了讓這個今天才在大聯盟初登板的菜鳥施加壓力，以期對方接著因此失投被他逮成全壘打。

羅里並不怕觸身球。十九年職業生涯（如果加上三年的小聯盟，那麼應該是二十二年）中，他已不知捱過多少觸身球，而且隨著他名氣愈大，捱的次數愈多。他認為大部份的觸身球都是蓄意的，因為對方嫉妒他的成就。這些丟在他身上的球就算再痛，也比不上他繼父打在他與他母親身上的痛。羅里的媽媽十四歲時從墨西哥偷渡到美國，在一個有錢的白人家中幫傭。十六歲時遭到男主人強暴，卻因偷渡身分不敢報警而只能拖著受重創的身心逃離主人魔掌。十七歲生下羅里後遇到一個同為偷渡客的古巴人，兩人進而同居。古巴人愛喝好賭，一喝醉或賭輸錢，或喝醉兼賭輸便海扁羅里的娘；等到羅里長大了些，也常常跟著母親一

起挨揍。終於有一天，他媽媽受不了了，趁著丈夫爛醉，帶著七歲的羅里逃家，卻從此淪落風塵。

羅里只記得，他總是被寄放在一處非常破爛的墨西哥老女人家，媽媽在向晚之際出門，直到他體力無法負荷長時間等待而沉沉睡去後仍未見她回家。隔天清早，媽媽會買些食物給那位老女人，然後帶著羅里去上學。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羅里上小學後，同社區的同學不斷嘲笑他是「狗娘養的」，他才終於知道媽媽其實是在出賣皮肉來養活母子二人，而那位墨西哥老女人，則是皮條客的母親。

羅里從此憤世嫉俗，他既深愛他的母親，卻又非常痛恨她。黑白混血的膚色與五官，也使得羅里在學校經常成為被霸凌的對象，不管黑人或白人，一律笑他是雜種，說他根本不知道是哪個遊民恩客下的蛋。羅里唯一反擊的方式是一個人單打獨鬥數個比他高壯的男孩，而下場當然是鼻青臉腫。這樣扭曲不堪的成長經驗，將羅里訓練成一個既堅強又脆弱的人，他滿心想要成功，想要報復，他要有一天全世界都臣服在他腳下，要那些曾經欺侮他與他母親的人跪在他面前乞求寬恕。這樣的意志驅使羅里不斷鍛鍊自己的體魄，十六歲時，他已長到 192 公分，雖然偏瘦，但肌肉結實，爆發力不錯，學校的籃球、足球及棒球隊都找上他，羅里成了名符其實的「三棲球星」，率領校隊在全州高中競賽中連連獲勝。他在體育界闖出名號，不少大學積極爭取他；職業球探頻頻與他接觸，希望他高中畢業就與球隊簽約；同校的年輕女孩們則主動投懷送抱，每個人都渴望與他共度春宵。就在高中畢業那年，羅里拿下全州最佳棒球員的榮耀，Y 隊送上大把簽約金，在選秀會第一輪正式將他網羅到旗下。

三

就在羅里惡狠狠瞪著投手時，他發現這名菜鳥臉上帶著些許的驚慌，他立即明白這不是故意的近身球，心裏的不悅也就消了大半。但他也因此

略感疑惑，畢竟這是他幾乎早已遺忘的表情。自從他打職棒以來，每個投手在投出近身或觸身球後，大都毫不逃避地視作理所當然，有些甚至一付「我就是故意的，你想怎樣」的挑釁態度。曾經有位名投手在投出觸身球後便立即衝下投手丘，抱住準備攻擊的打者，狠狠將對方揍了一頓。沒辦法，這就是此間的棒球文化，沒有人應該示弱，否則便無法在這滿溢銅臭與汗臭的格鬥場上生存。一百多年來，職業棒球界挖空心思將這項最初流行於中下階層的運動與溫馨的親子關係緊密聯結，營造特別適合父親帶著小孩進場看球的環境，目前看來是十分成功的，詩人 Donald Hall 便將他的雜文集命名為 *Fathers Playing Catch with Sons*，棒球從體力活動跨進入了文學的殿堂；但說來諷刺，棒球選手間不怎麼光彩的行徑卻時有所聞，私領域酗酒嗜藥玩女人也就算了，球場上污言惡語相互叫囂、乃至玩陰的拿球互砸，既而引發打架亂鬥，以及施打禁藥、手 松膠油等作弊醜聞同樣屢見不鮮。以致若干衛道之士便批評大聯盟「金玉其外」，沒有負起當兒童榜樣的責任。聯盟自知理虧，所以想盡辦法要塑造文明有禮的形象，除了邀請頗富社會聲望的人士出任執行長外，更是不時舉辦公益活動，捐助大筆金錢給弱勢團體。羅里身為大明星，自然也就被要求出席類似的公關活動，或是去探望生病受苦的小朋友，或是送食物給流落街頭的遊民，而當然，公開呼籲青少年抗拒毒品與酒精的引誘，也早就是他想都不用想就能倒背如流的台詞了。

但這一切都不是羅里真心之舉，他只是配合聯盟的要求照做，因為打球這件事對他而言，只是一門「生意」。他之所以進入職業球壇，純粹為了脫貧致富，並且藉以向那些曾經欺負過他的人示威。貧賤的童年使他自卑，自小遭到霸凌的經驗又令其始終無法信任別人，更遑論相信這世上還有美善與真理。棒球帶給他無人能及的成就，但財富與名聲卻令他感到萬分空虛，他總認為來自別人的恭維純粹只因他有名氣；他相信每個女人都是為了錢才接近他，因此前兩次婚姻都以失敗收場；他玩弄那些在比賽後跟他搭訕、上床的女球迷，把她們當成不招自來的「賤貨」，他不敢在心底用「妓女」辱罵這些女人，因為那將傷害到自己又愛又恨的母親。然而，

弔詭的是，也正因他母親的關係，每當羅里在這些女人身上狂抽猛送時，往往感到一股報復的快感，完事之後卻又徹底崩潰痛哭。

捕手跟投手對話完回到本壘板後方蹲下，羅里重新黏緊打擊手套上的魔鬼氈，略略用力握了幾下球棒，準備再度打擊。菜鳥投手顯然與捕手意見不合，搖了幾次頭後終於起身投出下一球。羅里緊盯著球出手的一剎。所謂的強打者通常必須具備幾個過人的特質：第一，良好的動態視力，幾乎可以在不到 0.1 秒的時間內看清球的路徑，甚至分辨球種，再決定是否揮棒；而且，手眼協調性佳，當眼睛看到哪裏，球棒即能立刻跟上；第二，瞬間爆發力強，揮棒速度絕對可以超越球速。羅里在高中打球時即已具備上述特質，但他當身材條件不夠好，以致瞬間爆發力仍顯不足；進入職棒後，他加強重量訓練，並長期服用一種名為「速健」的合法營養劑，肌肉因而愈來愈發達，整個身形看來足足比高中時大了一倍，爆發力也跟著大幅提昇。但球季實在漫長累人，為了讓體能維持在顛峰，羅里在經紀人的慫恿下接觸 PED 及類固醇，從此成了球迷攻擊、譏諷的「騙子」。但若不是有人檢舉，聯盟迫於無奈只好展開調查，羅里平素因自卑而在球場上略顯低調的作風，很難讓人將他與使用禁藥聯想在一起。但世事總是如此，人們看見的，往往只是表象。

不到半秒鐘後，菜鳥投手剛投出的球已經來到羅里跟前。這顆球從一出手後，就直直朝著本壘中間偏高的位置而來，看似一顆直球，但似乎旋轉的頻率更高，且速度並沒有直球那麼快。等到它來到羅里可以揮棒的位置時，忽然間大幅向外角橫移且下墜，羅里原本已經鎖定、準備予以痛擊，卻猛然發現那根本不是一顆直球，已經揮到一半的棒子硬生生煞住，他的手腕因急劇後縮而感到強烈的緊繃，原本應該轉移重心以釋放腰力的右腿也被迫瞬間後蹬，整個身體肌肉扭曲得令他十分不舒服，特別是早已問題重重的膝蓋，根本禁不起這麼急遽的壓力。這顆球最後的軌跡就像越野賽車下坡急速甩尾般大轉彎，連捕手都無法準確將它接到手套中。

此時裁判輕喝一聲：「ball（壞球）」，但捕手認為羅里已經出棒，

因此要求一壘審仲裁。結果一壘審判定未出棒。其實這一球非常接近好球帶，若非捕手無法乾淨接進手套，若非李區只是個菜鳥，且面對當今堪稱聯盟最偉大的打者，主審絕對會判好球。

羅里心中一凜，意識到這應該就是球探報告中提到的「極品曲球」，他幾乎打了一輩子的球，卻從未見過這般看似平凡卻變化詭異、令人迷惑的球路。就在這不到一秒時間，羅里忽然對這位他原本完全不放在眼裏、也不想知道姓名的菜鳥有點感興趣，於是在他投完球轉身時看了一下他的背號，「原來他叫李區」——羅里心中兀自嘀咕著。

捕手被李區突然其然的曲球嚇了一跳，他原本設定好要接內角的下沉球，結果球卻大幅度往另一個方向墜落，害得他必須瞬間轉移重心，雙膝快速向另一側滑動，才總算勉強用身上的護具擋下這詭異的一球。他到今天下午比賽前才正式與李區見面，一起練習投、捕以熟悉球路。那時他便發現，李區的曲球非常刁鑽，而且至少有三種截然不同的投法：一種是放球點較高，垂直落差較大但速度較慢的「大曲球」；另一種則是放球點稍低，出手時軌跡平移，但到本壘前約六公尺時卻突然往右打者外角下墜，速度較快的，或者稱之為「小曲球」，剛才對羅里所投出的就是這一種。這兩種球路在聯盟中會投的人比比皆是，但不同的，李區的球往往在進入本壘前才突然減速、轉彎、下墜。更重要的是，李區還能隨心所欲控制球的進壘角度，時而外角，時而內角，且變化幅度不一，等於將二種球路「幻化」成至少六種不同的運動軌迹。至於第三種球路更形詭異，運動軌跡介於滑球與曲球之間，或許稱之為「滑曲球」吧，一般滑球只有水平橫移，垂直變化效果並不明顯，但李區的「滑曲球」卻能製造很大軌迹的垂直橫移。進入大聯盟已經十個球季的資深捕手原本對李區的各種曲球感到萬分驚訝與讚嘆，在他們練習投捕的過程中，他幾乎沒有把任何一個曲球扎實地接進手套過。

但此時他卻感到萬分惱怒，因為李區完全沒有聽從他的配球指示。雖說他心底也覺得教練一再要求配下沉球有點不合理，但那畢竟是教練的命

令，李區沒有不遵守的空間，他覺得完全不受尊重，更何況對方還是個「菜鳥」！

就在他踉蹌地將球邊擋邊撈，好不容易才將宛如裝了彈簧的這顆球裹進手套，準備起身衝向投手丘跟李區理論時，竟瞥眼看見教頭氣沖沖地跑進場內，直直向著李區而去。他知道這下不妙了，因此趕緊跟上去準備看好戲。

四

教頭馬丁在板凳區內看到李區竟不遵守指示簡直氣炸了，他衝向李區的第一句話便說：「你他媽的比教練大嗎？」「信不信我馬上換掉你！」口水不斷噴在李區的鼻端。李區略顯無奈地看著教頭抖動著早已鬆弛的下巴，有點想笑卻不敢笑出來，只是默默地搖搖頭。他心裏很清楚教練不可能在此時換掉他，因為根據聯盟規定，投手必須投完一個打席才能更換，而羅里就是他面對的第一個打席。

馬丁繼續開罵：「我叫你投什麼球，你就投！」捕手在一旁想插嘴，但他知道這可不是多話的時候，只好在一旁嚴肅地看著李區。

「聽到沒！不然今晚你就滾回小聯盟！」

李區知道這就絕對不是在嚇唬他了。他好不容易才如願登上大聯盟，但極可能在投完這個打席後就捲鋪蓋走路，繼續回去過著坐長途巴士巔簸搖晃的日子，想到不免令人喪氣。但是，他心中的棒球信念卻驅使他不能妥協，「我要投曲球」，李區很小聲地說，彷彿只想給自己聽。

「你說什麼？」教頭用嚴厲的口吻問。

「我想投曲球！」李區加倍了音量。

「好，走著……」，「瞧」字尚未出口，主審已走近三人，示意要他們解散讓比賽繼續。馬丁回頭狠狠瞪了李區一眼，然後向捕手比了個暗號，轉身向板凳區走去。途中他特別望向正在打擊區旁等待重新比賽的羅

里，兩人目光短暫交會，羅里感覺敵方的教頭似乎心事重重。

馬丁的確心煩意亂，而他的配球調度也引起場邊電視轉播球評的議論，他們都質疑為何馬丁一直要求投手使用不拿手的下沉球，特別在看到李區投出令人「噁心」的曲球後，更是覺得教練有些莫名其妙。

這些質疑其實正說中了馬丁不為人知的意圖。或許眼尖的球評，以及懂得看門道的球迷早已隱約感覺馬丁有意「控制」比賽，只是大家不能確定，也無法證實，又或者，不敢說出口罷了。實情是，自從羅里擊出今年球季的第七十三轟後，馬丁就以匿名的方式包下羅里每次比賽球場的左外野區所有的座位，並徵僱了幾個臨時工守在坐位區，只要羅里的第七十四號全壘打一出現，便立即撿拾保存。根據統計，羅里過去所擊出的全壘打中，有高達七四%的落點在左外野；只有五%在右外野；中間偏左則為廿一%。另外，投手被羅里擊出全壘打的球種，有五十五%是靠近內角的速球，外角速球僅佔十四%，比例最低的則是曲球，不到二%。換言之，羅里完全不擅打曲球，他過去遭曲球三振的比例高達七十五%，安打率則可憐到只有七%。馬丁之所以連夜將李區從小聯盟叫上來，主因他看過李區的投球數據，知道他二縫線直球被轟成全壘打的機率非常高，因此他孤注一擲，決定將一名新進表現不算穩定的中繼投手下放到小聯盟，由李區頂替上來。而他心中的如意算盤是，李區擁有備受肯定的曲球，球團沒有人會質疑他的選擇。如果屆時有人懷疑他為何不讓李區使用曲球，他只要在賽後記者會說李區當天牛棚練投時，曲球狀況太差即可。然而，私心終歸是私心，任何在私心運作下的行徑，終究容易露出破綻。

但那又如何呢？從前年球員工會發動罷工伊始，聯盟的票房每況愈下，各球團絞盡腦汁想重新召喚球迷進場，有人向聯盟高層建議提高球的彈性係數，以符合球迷愛看全壘打的習性。同時，對具服用禁藥嫌疑的現役球星，也只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目的即希望透過他們的強力揮棒，能重振職棒票房，羅里就是這樣一個樣板。目前看來，聯盟的計謀是得逞了。馬丁之所以知悉這一切，是因為他夠資深，且他正是那位向聯盟獻策

的核心人物。

沒有人可以說這樣的球賽是「作弊」，畢竟要用什麼樣的球，聯盟有選擇的權力，一如日本職棒的球比較「黏」，也是日本職棒聯盟的選擇般。既然如此，馬丁也不認為要投手投什麼球種是「放水」，因為他從未要求投手像賽前打擊練習般故意放慢球速或刻意投向本壘板正中央。他在心裏如此說服自己，一切聽來是那麼合理。媒體大可批評他調度錯誤，但絕對沒有人能指控他「作弊」，誰有證據？

也難怪馬丁沉不住氣。這是羅里的最後一場比賽了，前三次打席，他都要求投手用直球與羅里對決，結果有二次都差點成為全壘打，若非今天球場逆風太強，馬丁早就可以完成他自認美妙的計謀。眼下是羅里今天第四次打擊，依目前狀況看，八局下二出局，馬丁的球隊以七：0 遙遙領先，除非九局下 Y 隊有驚人的反擊，否則羅里不可能再上場，換言之，如果羅里這次打擊失敗，那麼他將永遠失去改寫單季七十四轟記錄的機會，而馬丁的心機也將徹底白費。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馬丁之所以煞費苦心要為敵隊的球星完成破記錄的壯舉是為了錢，畢竟若能拿到這珍貴的一顆球，至少能拍得上百萬美金的價碼，這可不是筆小數目。事實上，羅里的經紀人的確曾密會過馬丁，希望他在本季與 Y 隊的最後二場比賽中，「想辦法」讓羅里可以如願超越記錄，並且暗示事後會有合理的報酬，如果不配合，那麼……，當然，他也宣稱這件事羅里完全不知情。經紀人之所以膽敢如此向這位曾獲聯盟年度最佳教練的前知名球星「賄賂」，主因他掌握了馬丁不為人知的秘密。他很清楚，只要他公開這一切，馬丁將身敗名裂。

然而他有所不知，馬丁之所以願意配合，並非擔心自己的名譽，而是基於一種虧欠與深切悔恨的心理。就在前年，電視台的狗仔偷拍到羅里帶著他的母親在自家豪宅的庭園內散步，由於羅里對自己的身世始終守口如瓶，也從來不與家人同行，甚至連在大聯盟的首次先發都不見親人到現場加油，因此外界對他黑白混血的模樣也就更感興趣，但十多年來卻怎麼也無法有效捕捉到他與家人共處的身影，以致前年那張照片便顯得彌足「珍

貴」，即使電視台因此遭到羅里訴求高達二百萬美金的賠償，他們也完全不覺痛癢。

那張照片曝光後，馬丁受到極大的震撼，因為照片中那位女子是那麼熟悉，雖然已經過了近四十年，但她的容顏依舊如記憶般清晰，那不就他年輕時暗暗迷戀的艾蘭達嗎？

五

比賽繼續進行。捕手的暗號還是二根手指，李區還是搖搖頭。幾次暗號不合後，捕手憤然起身準備再到投手丘理論，這時李區也正下丘要跟捕手「攤牌」。羅里故意在捕手經過他身邊時大聲地說：「叫他再投一次剛才那種球路！」這話說得十分豪邁、中氣十足，擺明了就是在跟李區搦戰。當投、捕二人碰頭時，李區搶先開口：「你聽到了，他公開向我的曲球挑戰！」李區話說得堅決，捕手無奈地將面罩微微掀起，朝著地上啐了一口，李區知道他不高興，卻也裝作不關己事般走回投手丘。

「他想跟我的曲球較量一下」，想到此，李區突然感到十分振奮，原本稍感窒悶無奈的心情一掃而空。雖然李區對羅里這般使用禁藥的球員始終抱著輕視的心態，但堪稱目前大聯盟最偉大的打者竟然公開向他的曲球叫陣，還是令他感到志高氣昂，更何況，他本來就很想用曲球「教訓」一下這個空有名氣，卻完全不懂得尊重棒球的「騙子」。

棒球最吸引人的地方，無疑就在強投與強打的正面對決。那種宛若往昔西部鎗客遭遇對峙的場面，令人摒息忐忑，只為下一秒攸關生死的交鋒。但不論輸贏，只要勇於對決，都是英雄。羅里已經見識過李區曲球的威力，他甚至沒有把握自己能打得到，或者，就算打到，也可能只是軟弱的滾地球或無力飛高的內野必死球。他心裏忽然燃起一股鬥志，一種聲音不斷地鞭策他：「要打，就打最難的」、「痛擊投手最不擅長的球路，何來成就感？」原本羅里對他最後一個打席能不能締造新記錄並不那麼在意；

但此刻他卻非常專注，全心全意想要挑戰這個艱難的任務——特別是遇到這麼厲害的曲球投手，如果他能成功，能把自己最不擅打的曲球擊成全壘打，「那才夠屌」，羅里心中這麼想著。

懂門道的人都知道，棒球之所以被稱為「失敗的運動」，主因打擊堪稱運動競賽最困難的項目。一百多年來，只有一位球星曾經達到單季四成以上的打擊率，一般打者只要能有三成，就足堪稱之為「一流打者」了。換言之，大多數時候，打者面對投手都是失敗的。這是因為球在投手手中，他要投什麼球、落點會在何處，打者只能被動地猜測。而就算猜對了，面對動輒超過人類反應極限的超高球度，或者變化幅度令人目眩神迷的軌跡，也不容結實擊中球心。因此，即便羅里知道李區將用曲球與他對決，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已的勝算不到三成。

一時之間，滿場四萬餘名觀眾彷彿消失了，場上似乎只剩投、打兩人之間凝神對峙。李區決定「換檔」，投一顆慢速的曲球。這顆球出手後便一路高高往羅里的內側轉去，速度卻出奇地慢，大約只有時速 100 公里左右；等到接近打擊區時，球卻像有人懸絲操縱般突然停止，接著快速向羅里的外側下墜，羅里看球進入好球帶，猛力一揮，卻根本連球皮都沒沾到！

「strike!」，主審誇張地高喊並舉起右手，「two-two」。

只要再一顆同樣路徑的球，羅里的職業生涯便幾乎宣告結束。

在電視轉播席的記者忍不住讚嘆：「好刁鑽的滑……，不，曲球！」並且要求主播重播一次剛剛那球進壘的軌跡。在板凳區督戰的馬丁幾乎氣炸，李區不但不聽指示，連捕手都被迫配合他。這場比賽到目前已成為兩個人的較量，馬丁的算計眼見就要破滅，他想藉著蒐得羅里第七十四／七百轟的紀念球向艾蘭達母子贖罪的意圖也可能永遠無法達成。四十年前，馬丁正值事業高峰，廿八歲的他繼前一年拿下聯盟最有價值球員後，隔年再度榮膺世界大賽的 MVP，而且妻子也剛為他生下一個可愛的男孩。就在慶祝球隊拿下聯盟冠軍的當晚，妻子因生產暫居岳父母家，馬丁帶著濃重的酒意回到住處，看到年輕漂亮、身材姣好的女傭艾蘭達正準備沐

浴。原本他對艾蘭達就十分著迷，但自幼嚴謹的家教讓他始終不敢對她有任何逾越之舉。或許在酒精的眩惑下，又瞥見艾蘭達令人情慾高漲的身影，馬丁竟不可自持地從後抱住她，雙手不斷在她豐滿的胸前游移，儘管艾蘭達死命掙扎、放聲尖叫，馬丁還是憑著一身蠻力將她推向浴室內，用運動員的身體優勢徹底壓制她激烈的反抗……。

慾望噴發完的那一刻，馬丁的理智乍現，他突然完全清醒，他知道自己闖下大禍了。看著衣衫破碎蜷縮在浴室角度顫抖啜泣的艾蘭達，馬丁完全不知所措，她更是驚嚇到渾身抽搐，於是他跪下來，聲淚俱下地不斷向她道歉，並且懇求她千萬別張揚此事，他願意用金錢賠償她。艾蘭達沒有回答，她只是默默地掙扎起身，拖著蹣跚的步伐，靜靜地走向自己的房間。馬丁深自懊悔地坐在壁爐前，心底焦燥難安，只能猛灌烈酒企圖麻醉自己。他生長在一個殷實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知名律師，母親則是一名會計師。從小他就被教導應該彬彬有禮，他與一般棒球員最大的不同，在於他自小品學兼優，畢業於全美國最好的大學。即便到了球場，他也幾乎不說粗話（但今晚他情急之下卻粗口招呼了李區的媽）、不亂吐口水，因此贏得「紳士」的綽號。沒想到，當晚他卻幹下此生最無法讓家人、朋友接受的事。或許，與其說他悔恨，不如說他害怕，擔心此事一旦張揚出去……；又或者，某種自小接受的教育在譴責他，令他感到萬分羞恥。

趁著馬丁爛醉在壁爐前，艾蘭達收起眼淚，悄悄打包她僅有的二套衣服，在星夜的掩護下偷偷離開這個令她傷心的地方。其實在她心目中，馬丁一直是個很好的僱主，對她照顧有加，也從未有何逾越之舉；她想原諒他，卻不知未來該如何面對。特別是馬丁的妻子對她一向懷有敵意，她害怕此事若被她知道，不知將造成什麼樣的風暴。她非法偷渡，真正的名字是艾妮塔，用假的身分居留在美國，如果這件事曝光，她該怎麼辦？她心慌意亂，除了遠離這個是非之地，別無選擇。

去年耶誕夜，艾蘭達的近照被小報披露，馬丁幾乎無法相信多年來令他懷疚於心的人還能再見，他終有機會可以當面向她鄭重道歉，或試圖彌

補些什麼。而當他知道艾蘭達原來就是羅里的母親時，他心底明白，如今這位鼎鼎大名的黑白混血球星，必然與當年那個晚上他闖下的禍有關。於是，馬丁下決心要找到艾蘭達。他找了一位擔任私家偵探的朋友，既然已有照片，而且小報記者在金錢的誘惑下也願意透露拍攝地點，馬丁輕輕鬆鬆便知道艾蘭達現在的住處，於是趁著羅里客場出賽不在家時，懷著不安的心獨自到了紐澤西。

那是一棟座落於郊區的古老莊園，主體建築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不論是門廊、仿羅馬石柱及八角塔樓，都佈滿華麗的立體浮雕與羽毛裝飾刻紋，呈現出非常典雅的宮廷氣息。從莊園入口到主建築前，必須經過一條長達五十多公尺的蜿蜒石板道，兩側栽植了高聳入天的北美喬松，修葺平整的百慕達草坪則向著四周輻射延伸，宛若一座美麗的高爾夫球場。馬丁忐忑地請門口保全通報管家，佯稱大聯盟高層來訪，這無疑是個拙劣的說詞，因為既是大聯盟高層，自然是來找羅里的，而他們怎可能不知羅里目前正在西岸比賽？更何況，這是羅里為孝敬母親而買的莊園，平時羅里並不住在這裏，而是住在紐約，只有假日才來陪伴母親。為了保護隱私，棒球界除了羅里的經紀人外，根本沒人知道這座莊園。

馬丁的藉口漏洞百出，果然門房回報主人無法見客。馬丁知道已無路可退，只好誠實告訴對方真實的身分。又過了近二十分鐘，保全終於開門，指引馬丁向主建築走去。此刻馬丁的心情劇烈起伏，四十年來的所有壓抑與內疚在胸中翻騰，令他幾乎嘔吐。短短五十公尺，馬丁卻走得異常緩慢，他期待見到艾蘭達，卻又感到畏縮害怕，他第一句話該說什麼呢？他反覆揣摩自己應有的語氣與態度，卻怎麼也拿不定主意，惴惴不安之間，已經來到屋前的石階。此時有人開了門，是一位年約五十幾的婦人，莊重卻不失客氣地延請馬丁入內。

馬丁看著大廳牆上掛著的一幅幅精美油畫，認出其中的人物盡皆棒球史上赫赫知名的球星，貝比·魯斯、泰德·威廉斯、賈里格、狄馬喬、賽揚……，以及第一位黑人球員羅賓森等，盡數在列。似乎在這些球壇先

賢的撫慰下，馬丁的心情稍稍平靜了些，而就在他看得入神之際，輕柔的女聲驚醒了他。

「馬丁先生，很久不見了。」

馬丁頃刻間流下了眼淚，激動得幾乎無法言語。四十年了，四十年前被他侵犯的那位少女，如今正站在他的跟前，只是換作了中年婦人的模樣，但她的容貌依然美麗，身形微微發福，氣質卻益見高雅。

一句問候後，接著是長達彷彿一世紀般的沈默，艾蘭達始終冷靜地看著馬丁，臉上並沒有太多表情；馬丁則是時而低頭，時而微微仰頭地看一下艾蘭達，淚水不停地自眼眶中溢出。終於，馬丁收拾起情緒，低聲地說：「這些年還好嗎？」他很清楚這是明知故問，但縱有千言萬語，此刻他却不知從何說起。艾蘭達似笑非笑地點點頭，又搖搖頭，深深吐了口氣，但並未回答。

馬丁接著說：「我可以彌補些什麼嗎？我……」話未說完，艾蘭達伸出她的左掌，示意馬丁不必再說下去，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你看看這一切，我還有什麼欠缺？而我曾經失去的，可有辦法重新找回？」

馬丁慚愧地低下頭，艾蘭達則是將視線轉向大廳南側牆上一幅羅里的半身畫像，接著又是一段時間的沉默，馬丁也跟著抬起頭看著畫像。

「所以，羅里……。」

「他遺傳了你的棒球天分。他是個好孩子，沒有學壞，總是努力求上進，想辦法給我最好的一切，讓我生活完全無憂。」

「你並沒有虧欠我什麼。想想，如果不是羅里，我今天也許仍過著貧困沒有依歸的日子；也許人生會更悲慘，也許……。」提到羅里，艾蘭達原本冷靜的眼神立即轉為慈愛柔和，一絲淚光悄然滑落臉頰，最後停在她欣慰而微微上揚的嘴角。

馬丁沒有再說什麼，他低聲說了句「對不起」後轉身告別，他知道四十年後的這次見面，也將是他與艾蘭達間永遠的停格，他很高興羅里成就斐然，卻只能空自遺憾終身無法與他相認。

接下來的日子，馬丁心裏想的，都只是那件事，這是他自認能彌補些什麼的事。而無巧不巧的是，羅里的經紀人也來找他，重金要求他協助完成這件事，並且暗示他與艾蘭達的關係並非全無人知，等於威脅馬丁必須無條件配合。馬丁十分訝異為何羅里的經紀人會知曉此事？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艾蘭達家中的管家正是經紀人的姑母，她偷聽了兩人當天的對話。

如今，這件事看來已近乎功敗垂成。馬丁氣到要衝出場去換投手，但投手教練適時制止了他，並且提醒他關於換投手的規定。馬丁知道事已至此，眼淚幾乎不聽使喚地奪眶而出，於是他壓低帽簷，裝作若無其事，頹然倚著休息區的欄竿，視線不知落在何方。這一幕看在所有隊員眼中，無不覺得奇怪。

六

場上的羅里揮空後，向著投手丘上的李區用力地點了幾下頭，這是對他曲球的極致讚美。李區又對本壘比出曲球的暗號，捕手除了接受別無選擇。而羅里則是兩手握住球棒，將它筆直地豎在自己的視線前方，專注地看著棒頭上刻著自己姓名的區塊，接著踏進打擊區。

當然，還是曲球，但這次投過來的，是與第一次相同的快速曲球。雖然二種曲球的時速落差不過 15 公里，但卻已足以擾亂羅里的打擊節奏。這次球從內角進來，羅里既已在第一次見識過它，於是猜測它「應該」會轉進好球帶，他決定揮棒一賭。沒想到這次球的自旋不若前次快速，變化幅度也不大，它是向本壘板中央轉去沒錯，但轉進的角度很小，最後幾乎只削到一點本壘板的邊緣。羅里猛力一揮，結果只擦到一點縫線，球因此稍稍改變運動路徑，在進入捕手手套前輕輕觸了地。

「Foul」，裁判高舉雙手，判定這是個界外球。

羅里大大鬆了一口氣，差一點這就是個終結他職業生涯的擦棒被捕。

李區不但不因錯失一次三振而覺可惜，反而很振奮於他可以再用曲球與羅里繼續對決。一方面，他知道投完這個打席，大概就得重新回去小聯盟，所以想多體驗些在大聯盟投手丘上的感覺。對他來說，這無關虛榮，純粹是一種身為棒球人必然的想望——站上世界最高的棒球殿堂，對決世界最強悍的打者；更重要的是，雖然他今天才第一次遭遇羅里，但從青年時就已經常在電視轉播中看這位鼎鼎大名的球星打球。他知道羅里的打擊習性——對不好打的球經常會設法將它「碰」成界外球，然後不斷磨耗投手的耐心，造成對方失投，再予以痛擊。但此次羅里是用「全揮擊」的方式在擊球，並未刻意縮小揮棒幅度。這是一種棒球精神的體現，證明羅里是認真想與他的曲球正面對決，李區鍾愛這種感覺。同時，他也覺得羅里不簡單，至少還能突然縮回手臂「削」中他最為凌厲的內角曲球，這絕不是普通打者可以辦到的。今年他受邀參加大聯盟春訓，曾經用這顆犀利的快速曲球連續三振過六名大聯盟好手，其中包括今年與羅里競逐 73 轟記錄的 S 隊全壘打王。

李區像展示壓箱寶般，決定祭出他最引以為傲的「滑曲球」終結羅里。想到此，他突然覺得有點不捨，但又想到對決總該有個結果，正如凡事都有結束的時候般，於是鼓足力量，揚手將球投向本壘板。

這顆球來勢比前面的曲球都要快，羅里意識到這又是另一種曲球。他心裏暗自叫苦，卻也益形欽佩眼前這位菜鳥。他打了二十多年的球，幾乎從未將哪個對手放在眼裏過，一方面因為他內心偏激而自傲，另一方面則是他把打球當生意的態度使然——不管此次打擊成功或失敗，他頂多認為像玩吃角子老虎，有輸有贏罷了。簡單來說，他欠缺榮譽心，失敗了不覺可恥，成功了也覺得沒什麼好高興。若說他真的在乎帳面成績，純粹只是希望可以因此多爭取點年薪而已。沒想到這個打席卻突然喚醒他，有種奇特的感覺在他心底升起，他說不上來是什麼，只是突然覺得棒球「原來這麼有趣」；他也驚訝於自己突然間對打不打中球很在乎，二十多年來自己從來不曾那麼在意過，在意到甚至太過莊嚴，對，就是莊嚴，他從未用

莊嚴的態度面對過棒球。因此，他格外珍惜這次的打擊，期待李區可以一球又一球投過來，最好他一直打成界外球，讓這個打席永遠不會結束。就在這短暫的幾顆球內，羅里對李區產生完全的好感，他覺得對方拯救了自己，至少，扭轉了自己對待棒球的態度。

羅里曾經想縮短揮棒幅度，或者只是輕推一下破壞這顆詭異的來球，像以往折磨投手那樣。但他知道自己不會這麼做。這是一場英雄的對決，既然李區已經明示要投曲球，那麼他也必須用全揮擊的方式回應，這樣才是對等的，才夠格調。於是，他專注看著球的路徑，從乍現的縫線判斷變化的可能，等球進到本壘前沿時，倏地猛地揮擊。眼見即將打中那一刻，球卻忽然急速橫移、下墜，因此羅里的棒頭只能切中球體的三分之一，球應聲往一壘邊線區直馳而去。一壘手側身撲出去，但根本接不到，只能任球滾到右外野觀眾席的牆下，再反彈回場內。裁判高舉雙手，這是顆界外球。

李區甚感驚訝，對羅里的佩服又多了幾分，原本他認為羅里多半打不到，就算打到，頂多也是不營養的滾地球或擦棒，萬萬沒想到擊成如此強勁的平飛球。類固醇能發揮這樣的功效嗎？PED 呢？李區在三 A 與數次的大聯盟春訓也遇過一些使用禁藥的彪形大漢，但他們空有蠻力罷了，論打擊的技巧與能耐，萬萬不及羅里。李區突然領悟，他不能再視羅里為普通使用禁藥的騙子了。他在大學時曾聽讀生科的室友告訴他，禁藥或許可以增進體能，但可不能幫助你把球看得更清楚，擊出更多全壘打，否則為什麼那麼多人吃禁藥，卻怎麼也打不好？原本他並不相信這種說詞，但今天短暫與羅里照面，他開始動搖了原先的懷疑。

球數維持二好二壞，李區準備繼續投球。他心想，三種曲球羅里都見識過了，接下來他該投其中哪一種？羅里會猜哪一種？正在李區盤算的同時，羅里也在猜測與李區相同的問題，他會投哪一種曲球？

棒球與其它具備攻守二端的競賽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大部份都處在近乎靜止的狀態。投手看著捕手暗號時，場上連裁判在內的十四人幾乎都像

凝固了般。但那種靜卻深深蘊蓄著即將爆發的動能，宛如一座看似靜謐的火山底下卻滾動著足以摧毀一切的熾熱熔漿。同時，那種靜隱藏各種可能的想像，彷彿某個詭計正在密謀，詭譎而令人不安；又或者，像是滿佈在牆角四週的蛛網，密密麻麻地等著終結誤闖的飛蟲……。

羅里就這麼與李區隔著六十英呎又六英吋的無形甬道對峙著，全場沸騰著一百分貝以上的噪音，李區卻完全可以聽見自己喘息的聲音，他的腳也不再發抖了；而羅里同時間也正聆聽著自己的心跳，專注地看著投手丘上的李區，露出了一絲淺淺的笑……。



運動類的小說光是想像，可就讓人覺得精彩。這是因為「競賽」本身除了呈現參賽者經年的訓練成果，並尋求在賽場上徹底發揮奪得勝利，所連帶引發其相關親朋好友的關注、期待與情緒跌宕起伏之外，還有競賽進行過程必然有的技術展演、衝突、謀略以及場內場外足以影響球員、競賽者的不確定因素疊加。這些因素或特質讓小說寫作者有更多的選擇適當的切入點與書寫面向。

觀察近幾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出現的關於棒球運動的小說，題材有職業球員簽賭、涉毒，有球場內球技、調度的較量，有成長小說般勵志、積極正面的青少年職棒夢。看似容易入門但要寫好、寫出創意也不是那麼容易。而今年出現的棒球題材〈曲球〉倒讓我感到驚艷與一些期望。

首先，人物的選擇與設計很精準、立體。屆退的全壘打紀錄保持者羅里欲再創紀錄，與剛升上大聯盟的投手李區對峙，形成老舊、前後浪、相互尊重又不服輸的頂牛關係。再則，球場外羅里與母親和敵隊總教練三角關係的章節安排，與球場內投打間的對決氣氛與內心戲，調和出小說節奏緊弛適度，又連帶隱約營造出可能是「簽賭」的聯想。

另外，投手曲球進壘與揮棒之間的，具小範圍特寫效果的描述，恰恰擠出類似長鏡頭的，擠壓與張力的效果。總的來說，這是一篇成熟與完整的小說作品，也大致符合小說教學課程中，關於起承轉合，節奏、調性與細節的教學範例，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但也或許過於成熟、完整，少了那麼點缺陷的美感與挑骨頭的樂趣。

期待作者的中篇或長篇棒球小說。